# 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十八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中七十六條

舍于翳桑　遂自亡也　攻靈公　未出山　仓大夫

黿　鬭穀於菟　無動　縣公　旅有施舍　卒偏之

兩　薄之也　待諸乎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又可

以爲京觀乎　亢大國之討　此物　先大夫之肅

欲於鞏伯　寘諸褚中　賴前哲以免也　絲麻菅蒯

赦罪　應且憎　疏行首　三軍萃於王卒　鬭蒙

甲胄　爲事之故　官不易方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臣不敢及　今旣耕而卜郊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

不可從也　焚我郊保　馮陵我城郭　范匄少于中
行偃而上之　欒黶士魴上之　荀偃將中
軍　農力　多遺秦禽　射爲禮乎　蔑之　越在他
竟　商旅于市　遒人　官師　維門之烖　也乎
以卒　爲王御上　知不集也　則季氏信有力於臧
氏矣　藥石　寢廟　沒沒　將庸何歸　一與一誰
能懼我　五吏三十帥　不可億逞　鳩藪澤　數疆
潦　公怨之　龍宋鄭之星也　遺民　熙熙乎　八
風　天又除之　過諸廷　婚義事也　誰知所敝
與子上盟　降婁中而旦　諄諄　高其閈閎　繕完

青牆　威儀

舍于翳桑　翳桑之餓人

宣二年傳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杜注曰翳桑桑之多蔭翳者注意蓋謂桑多蔭翳故宣子與靈輒休止其下引之謹案下文曰翳桑之餓人也則翳桑當是地名僖二十三年傳曰謀於桑下以此例之若是翳桑樹下則當曰舍于翳桑下翳桑下之餓人今是地名故不言下也春秋地名或取諸草木若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隱十年傳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莊十三年晉師軍于盧柳僖二十四年戰于大棘宣二年諸侯之師至于棫林襄十

四年師逆臧孫至于旅松（十七年）游吉奔晉及酸棗（三十一年）此類不可枚舉其以桑名者虢公敗戎于桑田（僖二年）入桑泉（二十四年）禦諸桑隧（成六年）晉敗狄于采桑（僖八年）及晉語敗狄于稷桑是也凡傳凡言舍于者若出舍于睢上（成十五年）甯子出舍于郊（襄二十六年）成子出舍于庫（哀十四年）舍于目衍之上（僖二十九年）退舍于夫渠（成十六年）舍于五父之衢（定八年）舍于蠶室舍于庚宗（哀八年）何末皆地名其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哀八年）五梧地名亦取諸草木矣使謂舍于五梧爲在梧樹之下其可乎自公羊氏傳聞失實始云活我於暴桑下而呂氏春秋報更篇（曰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上）

下有餓人。淮南人間篇曰。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史記晉世家曰。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又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竝承其誤。杜不能釐正。而又臆為之說。非也。余友馬進士釋之亦云。翳桑蓋地名。

遂自亡也

杜注曰。輒亦去。引之謹案。此謂盾亡。非輒亡也。自宣子田于首山。至不告而退。明盾得免之由。盾既免。遂出奔。出奔出於已意。不待君之放逐。故曰自亡。有亡。乃有復。故下文言宣子未出山而復。而大史謂之亡不越竟也。君以此爲輒亡。則傳尚未言盾亡。下文何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史記晉世家誤以靈輒爲示眯明。云明亦因

亾去。又云盾遂奔不知遂自亾也。卽謂盾奔。非謂輒亾去也。杜氏蓋因史記而誤。穀梁傳敘此事亦云趙盾出亾至於郊。

攻靈公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趙穿攻。如字。本或作弑。引之謹案。攻本作殺。殺字隸或作煞。上半與攻相似。又因上文伏甲將攻之而誤爲攻耳。趙穿殺靈公。故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若但攻之而已。則殺與否尚未可知。大史何由而書弑乎。杜注宣子未出山而復曰。聞公殺而還釋文。聞公殺。申志反。蓋殺有如字及申志反二音。故別之曰申志反。左傳釋文殺音申志反者。凡十三見。並與

此同。今本注及釋文俱改殺爲弑。非也。隱四年經。衞州
吁弑其君完。釋文。弑。音試。凡弑君之類皆放此。可以意
求。不重音。釋文已云弑不重
音。不應於此又音申志反也。公殺。正謂趙穿殺靈公。則
杜所據本作殺明甚。釋文攻如字。亦當作殺如字。今本
作攻者。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不誤之釋文也。殺又音
試。故别之曰如字。隱十一年傳。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
之。釋文弑作殺。云音試。一音如字。莊三十二年傳。不書
殺。諱之也。釋文殺音試。一音如字。僖九年經。晉里克殺
其君之子奚齊。釋文殺如字。又作弑。今本作誤爲音傳同。公羊
音試。二十四年傳。將焚公宫而弑晉侯。釋文弑作殺。云
音試。又如字。三十三年傳注。冀芮欲殺文公。釋文殺音

試或如字襄二十一年傳注終有弒殺之禍釋文殺申志反又如字二十二年傳吾與殺吾父釋文殺如字一音試定四年傳將弒王釋文弒作殺云如字又申志反是其例矣不直曰殺如字而云趙穿殺如字者以別於上文注之國以殺下文注之問公殺皆音申志反也若攻字無申志反之音直云攻本或作弒可矣何須別之曰如字乎且傳言攻者多矣釋文皆不作音何獨於此攻字而云如字乎其爲後人所改明矣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引此正作趙穿殺靈公於桃園殺即殺字也陳禹謨本改從今本左傳作攻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靈公十四年

趙穿殺靈公晉世家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亦皆言殺本於左傳也唐石經始誤爲攻而諸本從之遂使文義不明當據書鈔釋文以正之羣書治要載此傳作攻蓋後人以今本改之也魏徵與虞世南陸德明同時斷無虞陸皆作殺而魏獨誤攻之理亦當據書鈔釋文以正之晉語趙穿攻公於桃園攻字亦後人所改

## 未出山

宣子未出山而復杜注曰晉竟之山引之謹案晉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山而還韋注曰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然則未出山亦謂未出溫山也

注未詳考。且是時晉竟南至河。而山在其內。僖二十五年傳。晉於是始啓南陽。杜彼注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據此。則出山尚未越竟。不得以爲晉竟之山也。家語正論篇作未及山而還。王肅注曰。山。晉之竟。誤與杜注同。

食大夫黿

四年傳。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家大人曰。黿下當有羹字。謂爲黿羹以食大夫也。下文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所嘗者羹也。則上文原有羹字可知。自唐石經脫羹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指篇。飲

食部十九羹篇鱗介部四黿篇引此皆無羹字。案御覽載此事於羹篇則所引當有羹字今本無者後人依俗本左傳刪之。因幷刪指篇黿篇兩羹字耳。鈔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羹篇。出黿羹二字。注引左傳食大夫黿羹陳禹謨本刪注文羹字。而正文黿羹二字尚存。初學記服食部羹篇引同。白帖十六羹篇出黿羹二字。注所引亦同。今本注內無羹字亦後人所刪高注呂氏春秋季夏篇。及淮南時則篇。竝云。黿可爲羹。引左傳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呂氏春秋論大篇注引同。則傳文原有羹字甚明。史記鄭世家敘此事亦云。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又云。靈公召之獨弗與羹。韓子難四云。食黿之羹

鄭君怒而不諾。易林蒙之萃云。黿羹芬香。染指弗嘗。黿羹之文皆本於左傳。

鬭穀於菟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引之謹案傳凡言命之曰某者皆名也。未有連姓言之者。鬭字蓋涉他篇鬭穀於菟而衍。自宋梁補序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漢書敘傳。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檡。與菟同故名穀於檡。論語公冶長篇皇疏。此兒為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穀奴口反。說文穀。乳也。從子𣪊聲。作穀者俗字耳。皆無鬭字。

無動

十一年傳謂陳人無動動字杜氏無注引之謹案動謂驚懼也昭十八年傳將有大祥民震動震動猶震驚也商頌長發篇不震不動鄭箋曰不可驚憚也爾雅曰震驚懼也震動也文十五年公羊傳其實我動焉爾何注曰動懼失操求衷注春秋緯曰驚動也見文選羽獵賦注今俗語猶云驚動義並相通史記陳世家作謂陳曰無驚是其證矣孟子盡心篇王曰無畏文義與此相似

縣公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曰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引之謹案縣公猶言縣尹也與公侯之公不同如謂楚僭稱

王其臣僭稱公則楚官之貴者無如令尹司馬何以令尹司馬不稱公而稱公者反在縣大夫乎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杜注曰棠公齊棠邑大夫齊之縣大夫亦稱公則公爲縣大夫之通稱正義謂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非也作傳者非其臣僕何爲與臣僕同稱非僭擬於公侯也若以爲僭則公尊於侯齊君但稱侯豈有其臣反稱公者乎鄉飲酒禮諸公大夫鄭注曰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則孤卿得稱公亦非公侯之公也

旅有施舍　施舍已責　魏絳請施舍　施舍可愛　施舍寬民　施舍不倦　嘗有施舍

引之謹案。古人言施舍者有二義。一爲免繇役。地官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讀爲弛。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是也。一爲布德惠。蓋古聲舍予相近。舍古音暑。見唐韻正。施舍之言賜予也。宣十二年左傳。旅有施舍。謂有所賜予。使不乏困也。若地官遺人。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委人。以甸聚待羇旅。是也。成十八年傳。施舍已責。襄九年傳。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三十一年傳。施舍可愛。昭十三年傳。施舍寬民。又施舍不倦。又十九年傳。王施舍不倦。二十五年傳。喜有施舍。周語。縣無施舍。施舍。若遺人。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及廬有飲食。路室有委。候館有積。是也。又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舍謂賜予窮

因之人。下文喜怒取與。則謂因怒而奪。因喜而與。以其人之功罪定之也　又布憲施舍於百姓。晉語施舍分寡。楚語明施舍以道之忠。忠謂惠愛也吳語曰忠惠以善之。是也。韋注以爲忠恕失之　皆謂賜予之也。杜注施舍不倦曰施舍。猶云布恩德得傳意矣。而其他則以施爲施惠。舍爲不勞役強分施舍爲二。非也。韋注縣無施舍曰。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誤作休息解注聖人之施舍曰。施予也。舍。不予也。注布憲施舍曰。施施惠。舍舍罪也。注施舍分寡曰。施施德也。舍舍禁也。注明施舍以道之忠曰。施已所欲。原心舍過。同一施舍。而前後屢易其說。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卒偏之兩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注曰。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見夏官敘官大司馬疏。杜注曰。千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引之謹案。偏非司馬法之偏。兩亦非司馬法之兩也。杜解偏字兩字。皆失其指。服解偏字是也。而解兩字則非。今案卒偏之兩者。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兩偏則一卒。故曰卒偏之兩。言一卒之數。乃偏之兩也。偏五十人。兩之

則百人欲明卒是百人故曰卒偏之兩耳服誤以兩為二十五人則與之字文義不合杜以偏為車十五乘而云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則是於人數之卒兩雜以車數之偏文義之不倫甚矣又案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曰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也案兩之一為二十五人卒為百人兩之於卒四分之一

也傳當先言卒後言兩之一何得先言兩之一後言卒乎其不可通一也二兩二十五人謂之兩之一則一卒百人一偏九乘何以不云卒之一偏之一乎其不可通二也車一乘當有甲士三人九乘則二十七人今云二十五人則不足以供九乘之用若謂二十五人爲步卒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見成元年左傳正義九乘則六百四十八人成出革車一乘徒二十人見地官小司徒法九乘則一百八十人亦不當云二十五人也其不可通三也今案以兩之一卒適吳兩之二字蓋因下句合偏兩之一而衍當作以一卒適吳一卒百人也其數

則爲偏偏五十人也一卒有兩偏以一卒適吳者以兩
偏適吳也以兩偏適吳而舍其一是於偏舍兩之一也
故曰舍偏兩之一焉不曰舍卒之半而曰舍偏兩之一
者軍制人數多少皆爲之名半卒五十人自以偏名則
當舉偏言之不得但云卒之半也不曰舍一偏而曰舍
偏兩之一者欲見一卒本有兩偏舍其一於吳仍歸其
一於晉也兩者數之偶兩之一猶云參之一四之一耳
宣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傳曰以一卒適吳舍偏
兩之一焉則一卒之爲兩偏兩偏之舍其一較然著明
學者尚何疑焉自解者誤以偏爲九乘兩爲二十五人

又不察兩之一卒之行兩之二宗於是義雜而文亦難通宜乎孔沖遠之病其蹇澀矣見正義又案昭元年傳說晉人毀車以爲行曰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然則偏爲前拒乃人數之名蓋亦以五十人爲偏也齊語曰五十人爲小戎與此異名而同實

薄之也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家大人曰薄之也本作薄之可也上文引詩而釋之曰先人也此又引軍志

先人有奪人之心以明先人之可以制勝然後終言之曰薄之可也此四字乃總結上文之詞今本作薄之也則是專釋軍志之文而餘文不與焉失其旨矣鈔本北堂書鈔車部一引此正作薄之可也陳禹謨本删去通典兵十五同自唐石經始脫可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待諸乎　吾無以待之

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引之謹案待諸者禦之也時上軍未動故郤克欲禦楚師士會以寡不敵衆故收軍而退也晉語師大敗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

待之。韋注並曰待禦也。昭七年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管子大匡篇曰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制分篇曰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待猶言止禦尹知章注以不能止絕句待字下屬爲句失之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圉。圉即禦字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杜注曰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正義曰杜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又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家大人曰。劉以章爲章明功業是也。凡功之顯著者謂之章。魯語曰。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晉語曰。以德紀民其章大矣韋注並云章著也義與此章字同。使子孫無忘其章。即上文所云示子孫以無忘武功。則章者。正章明功

業之謂非謂篇章也功業即指禁暴以下七德而言故下文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若云使子孫無忘其篇章則未矣

又可以為京觀乎　不可以終

家大人曰古何字通作可襄十年傳下而無直則何謂一矣釋文何或作可誤也陳氏考秝考正曰古文可為何字之省未應遽斥為誤昭八年若何弔也釋文何本或作可齊策可往矣姚本如是鮑本作何宗廟亡矣韓策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后鼓文其魚隹可隹古惟字可字竝與何同史記陸賈傳何乃比於漢說苑奉使篇何

作可皆其證也宣十二年傳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宋十行本明閩本監本毛本可皆作何唐石經宋淳熙本岳本皆作可或曰作何者誤余謂可卽何字也此言古之爲京觀所以懲有罪也今晉寔無罪則將何以爲京觀乎旣曰何以和衆何以豐財何以示子孫又曰何以爲京觀四何以文同一例爾雅釋卽疏引此亦作何唐石經作可者何之俗字耶非有兩義也又襄三十一年傳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案不可以終本作可以終世可卽何字也上旣言不能終矣此又言何以終世作問詞以申明之正與上文相應也

僖十一年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正與此同下文言令聞長世又與終世相應也唐石經及各本皆作不可以終者傳寫脫去世字僅存可以終三字後人又誤讀可爲可否之可遂於可上加不字耳漢書五行志載此文正作何以終世宋景祐本如是今本作不可以終乃後人以左傳改之志文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本作可以終世而可即何之借字故引傳直作何也

亢大國之討

十三年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家大人曰亢當也襄十

四年左傳晉禦其上戎亢其下呂氏春秋離俗篇豈亢責也哉高杜注並曰亢當也字通作伉呂氏春秋士節篇身伉其難高注伉當也。大國之討謂晉討衞之救陳也言我寔掌衞國之政而當晉之討不得委罪於他人也十二年宋伐陳衞孔達救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是其證也杜訓亢爲禦以亢大國之討爲禦宋討陳皆失之

此物

十五年傳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杜注曰物事也引之謹案物類也桓六年傳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宣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昭元年傳言以知物九年傳事有其物晉語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韋杜注並曰物類也言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其謂此類也夫

前六年傳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十二年傳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皆其證

先大夫之肅

成二年傳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敏捷家大人曰肅謂敏捷也爾雅曰肅速疾也肅速也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是也韋注肅敬也失之說見晉語才具敏捷則可以勝敵故曰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敏捷則肅非肅敬之謂也下文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亦言克之才迥不及先大夫之敏捷非不敬之謂也

欲於鞏伯　豈不欲吳

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引之謹案欲猶好也好呼報反言余雖愛好鞏伯不敢廢舊典而以獻捷之禮相待也古者欲與好同義凡經言耆欲皆謂耆好也言欲惡皆謂好惡也秦誓我尚不欲越語吾不欲匹夫之勇皆謂不好也論語言欲仁欲善孟子言可欲之謂善亦皆與好同義故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為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矣又昭十五年傳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謂費無極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女何故去之對曰臣豈不欲吳亦謂豈不好吳也杜解欲於鞏伯云欲受其

獻解豈不欲吳云非不欲善吳皆失之

寘諸褚中

三年傳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注孔疏皆不言褚爲何物引之謹案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衭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衭說文繫傳曰褚衣之橐也集韻曰褚裝也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曰褚畜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褚可以裝衣亦可以裝衆物說文㡀帾也所以盛米又曰帾載米㡀也繫傳曰㡀囊也莊子至樂篇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賈子春秋篇曰囊漏貯中褚衿貯蚹並字異而義同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故鄭賈人欲寘荀罃於褚中以出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相類也

賴前哲以免也

八年傳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緊二國而是賴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爲允愜引之謹案安仁所見左傳蓋作勉勉者免之借字也秦策免於國患當作免國於患大利也鮑彪

曰免元作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又曰亦始勉於罷矣晉語曰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韋注以爲勸勉失之辯見國語皆借勉爲免也古本左傳亦借勉爲免故安仁誤解爲懋耳義雖未慊然左傳本文作勉於此可見不然則免之與勉意義絶殊傳如作免安仁何皆訓爲勉乎

絲麻菅蒯

九年傳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正義曰陸機毛詩疏曰菅似茅滑澤無毛柔肕宜爲索蒯與菅連亦菅之類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可以爲屨引之謹案絲

麻菅蒯皆可為屨。喪服有菅屨麻屨。檀弓曰。絲屨組纓皆是也。此以作屨譬之。言菅蒯雖不如絲麻。然其為屨則一也。故不可棄。

赦罪

十三年傳。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歸猶願赦罪於穆公。引之謹案。赦與釋同。魏策信陵君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釋。解也。故杜注曰晉欲求解於秦。釋赦古同聲。故說文赦從赤聲。赤釋聲相近也。又昭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赦亦與釋同。謂分叔孫氏之邑

以賂南遺將以自釋其罪也家語正論篇作以求舍罪
舍亦與釋同。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古文釋並作舍。

應且憎

君有二心於狄有與又同。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杜注曰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家大人曰廣雅應受也言狄人受君之言且憎君之無信是以來告我也周語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韋注曰應猶受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也晉語君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注

曰外應受我內憎其非是凡言應且憎者皆謂受且憎
非謂應荅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
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
應與受同義康誥曰應保殷民言受保殷民也僖十二
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言受乃懿德也管子小
匡篇曰應公之賜奴且
不敢言受公之賜也

疏行首　閒盟首

引之謹案成十六年傳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杜注曰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案下文曰
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則塞井夷竈正所以疏行首非
決開營壘之謂也首當讀為道疏通也謂通陳列隊伍
之道也井竈已除則隊伍之道疏通無所窒礙矣文襄

二十三年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注曰盟首戰書之章首案盟詞簡約無篇章下文毋或如云云是也不得云章首首亦當讀爲道盟道盟惡臣之道也古字首與道通逸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恰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追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

三軍萃於王卒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襄二十六年傳苗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

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葢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謹案三軍萃於王卒三萃以攻其王族三皆當爲亖說文曰亖籀文四鄭注覲禮曰古書作亖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晉之四軍合而攻楚之中軍故曰四軍萃於王卒文曰四萃於其王族不得言三也學者多見三少見亖故亖字誤書作三萃有襄二十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之耳

閒蒙甲冑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杜注

曰閒猶近也釋文近一本作與音預家大人曰訓閒爲近於義無取一本作與是也言以君之靈得與甲冑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竝曰閒猶與也是其證韓子亡徵篇曰上閒謀計下與民事

爲事之故

爲事之故敢肅使者杜注曰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家大人曰杜以事爲軍事非也事謂楚子使人來問之事晉語曰爲使者故敢三肅之是其明證矣

官不易方

十八年及襄九年傳竝曰官不易方。杜前注曰。官守其業無相踰易後注曰方猶宜也引之謹案方常也恒象傳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謂不易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論語里仁遊必有方鄭注竝曰方猶常也周語官不易方韋注曰方道也道與常義相近晉語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官之師旅　百官之正

長師旅

引之謹案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爲士卒之名小司

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是也一爲羣有司之名字夫掌
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
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
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
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晉語陽有
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皆謂掌官
成官常者官之師旅猶言羣有司也周室之師旅即官
守也蓋樊仲之官守所守者嗣典也其官則師旅也三
句一貫故下文但曰其非官守也其大小之義則旅卑
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成十八年傳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言小不加大也襄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楚語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之統伯子男猶官正之統師旅也乃杜注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曰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旅五百人之師也注官之師旅曰師旅之長注百官之正長師旅曰師旅小將帥也韋注伯子男爲師旅曰帥師旅也皆不知師旅爲羣有司之名而誤以爲帥師旅者夫帥師旅者豈得遂謂之師旅乎至韋注周室之師旅曰周室之師衆則又誤以爲人衆之名矣又案宰夫之一曰正左傳之師不陵

正百官之正長楚語之官正亦謂羣有司也詳見尚書

一曰正下。

臣不敢及

襄四年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家大人曰臣上亦當有使字三夏文王皆非宴使臣之樂故曰使臣弗敢與聞又曰使臣不敢及若云臣不敢及則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君所以勞使臣又云君教使臣使字皆不可省也鄉飲酒禮疏引此無使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删之宋正義云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遣臣

卽使臣。則傳文本作使臣不敢及明矣。魯語云。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彼文總說六詩。而曰皆非使臣之所敢聞。則此亦當云使臣不敢及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使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小大雅譜正義及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一引此並作使臣不敢及。

今旣耕而卜郊

七年傳。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杜注曰。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引之謹

案桃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正月已耕矣二月乃卜郊故曰旣耕而卜郊杜謂以春分爲耕時孔曲爲之說非也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八年傳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家大人曰親我無成四句承上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爲鄙邑故楚不可從不如待晉也杜注以親我爲晉親鄭鄙

我是欲為鄭欲與楚成不可從為子駟不可從皆失之

焚我郊保　伐我保城　令隧正納郊保

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杜注曰保守也家大人曰郊保與城郭相對為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言焚成十三年傳曰伐我保城是也襄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杜謂納國外及縣邑小城之民使奔救火也杜注郊野保守之民亦非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曰保縣邑小城月令四鄙入保晉語抑為保障乎韋注竝曰小城曰保莊子盜跖篇曰大國守城小國入保

馮陵我城郭

杜注曰馮迫也家大人曰馮亦陵也馮陵疊韻不得分爲二義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彼注云加陵也馮亦陵也爾雅馮河徒涉也小雅不敢馮河毛傳云馮陵也正義曰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云馮猶乘陵也乘陵亦疊韻

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

九年傳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杜注曰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引之謹案上之二字上蓋脫中行偃三字此言范匄年少於中行偃而偃以匄爲賢讓之

使居已上也。下文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士魴二字衍。說見下。使佐上軍。是其例矣。若但云上之而不言上之之人。則文義不明。杜注欒黶士魴上之云。黶魴讓起而此不云偃讓句則所見本已脫中行偃三字。

欒黶士魴上之

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引之謹案。士魴二字。蓋因下文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而衍。杜所見本已然。蓋下軍將次於上軍佐。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欒黶當佐上軍矣。故欒黶與韓起相讓。若士魴爲下軍佐。與上

軍佐位不相近無由讓上軍佐於韓起也且上文韓起少於欒黶不言少於士魴則不當有士魴二字

懾威之

十一年傳則武震以懾威之釋文懾如字又之涉反家大人曰之涉之音是也懾與慴同懼也謂武震以畏懼之也凡懼謂之懾使人懼亦謂之懾呂氏春秋論威篇威所以懾之字通作攝史記刺客傳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蓋聶曰是宜去不敢留吾曩者目攝之目攝之謂怒目以懼之也索隱正義解攝字皆誤辯見讀書雜志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並與此攝字同

義。

荀偃將中軍

十三年傳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荀偃將中軍上句佐之。家大人曰。荀偃上當有使字。晉侯使士匄將中軍。而士匄辭以荀偃。故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脫去使字。則文義不明。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譌。下文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趙武上亦有使字也。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五。人事部六十四。引此竝作使荀偃將中軍。

農力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家大人曰農力以事其上與尚能而讓其下對文與農力非耕田之謂也廣雅農勉也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小人謂在下之人亦非謂庶民也下文云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然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謂在下者皆勉事其上而無爭心也下文又云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則必不尚能而讓其下矣伐其技以馮君子則必不農力以事其上矣故知農力者勉力之謂非耕田之謂也呂刑云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

嘉穀也說見呂刑管子大匡篇云耕者農用力言勉用力也說見讀書雜志又云耕者用力不農言用力不勉也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杜未釋農力二字故具論之

多遺秦禽　多取費焉　多殺國士

十四年傳吾今責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杜注曰軍師不和恐多爲人所禽獲家大人曰多讀爲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爲秦所禽獲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襄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論語子張篇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注曰適足自見

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韋昭曰大行今之鴻臚應劭注百官表曰鴻臚者鴻聲臚傳之也莊子外物篇大儒臚傳陳言也傳言也晉語風聽臚言於市韋昭注曰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是也周語曰庶人傳語此傳士文曰士傳言並與臚言同義韋注庶人傳語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杜注士傳言曰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然則庶人亦卑賤不能徑達故傳言于市以待上之風聽與漢書賈山傳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卽上文史爲書工誦箴諫上文同瞽誦詩諫卽上文瞽爲詩公卿比諫卽上文大夫規誨士傳言諫過卽上文士傳言庶人謗於道

即上文庶人謗商旅議於市句即此彼文皆取此傳爲之而杂云

商旅議於市則是以旅爲商始由誤讀傳文而然正義曰易

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文進于市者然於市之上增

以旅爲商直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義

一議字亦足證商人之以言諫而非以貨諫矣

遒人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注遒人行人之官也徇

于路求歌謠之言說文丌部𨑒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

言從辵從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引之謹案說文遒人當

作𨑒人許君所據左傳作𨑒人故於𨑒下述之如此猶

琯字注曰古者玉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

缺字注曰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缺皆舉古事以著其字之所出此言古之𨑩人求猶是也若如今本說文作遒人則當述於辵部遒字下不當於丌下述之矣且左傳若無𨑩人之文則此從辵從丌之字何以知爲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者乎玉篇引說文已作遒人則其誤久矣又案作𨑩者蓋賈侍中左傳解詁本也其記詩言及讀與記同則賈侍中說左傳語也

官師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杜注曰官師大夫楚語任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章注曰師長也引之謹

素左傳之官師與工並舉楚語之官師與旅賁並舉乃是官之小者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彼注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正義曰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賈子階級篇曰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以上三說皆不以官師爲大夫

雉門之菽

十八年傳伐雉門之菽惠氏補注曰菽鄭元引作荻之引

案水經淄水注引左傳作荻乃傳寫之誤非酈氏原文也凡書傳中萩字傳寫多誤作荻案玉篇音且留切蒿也當從萩釋文云本又作萩引之謹案蒿艾之屬不中為楸晉人無為伐之萩卽楸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鍇注曰春秋左傳伐雍門之楸作萩同漢書東方朔傳又有萩竹籍田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顏師古注竝曰萩卽楸樹字也字亦作橚晏子春秋外篇曰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中山經其狀如橚郭璞注卽楸字也

也乎

家大人曰襄十九年傳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乎字後人所加也與邪同古書通以也為邪說見釋詞後人不

知古字之假借故又加乎字耳後漢書袁譚傳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七禮儀部二十八引此皆無乎字又昭七年傳子產曰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也亦與邪同乎字亦後人所加太平御覽鬼神部三引此有乎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加之其人事部三十八器物部一及王制正義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皆無乎字晉語作其或者未舉夏郊邪說苑辨物篇作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則也卽邪字明矣以上二條唐石經殘闕

以卒

二十年傳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杜注曰七章以卒盡八

章引之謹案杜解以卒二字未安竊謂以猶與也說見釋詞卒卒章也言賦常棣之七章與卒章也卒下無章字者蒙上而省

爲王御士

二十二年傳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杜注曰御王車者引之謹案御侍也御士蓋侍從之臣若周官御僕御庶子之屬見夏官大僕非謂御車者也僖二十四年傳穨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狄師二字衍說見本條王御士將禦之杜彼注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即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是其證

知不集也

二十三年傳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杜注曰集成也釋文知音智文如字家大人曰讀如字者是知不集者知事之必不成非自謂其智之不能成事也

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杜注曰臧氏因季氏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計之謹案公鉏之意

欲季孫立羯以樹恩於孟氏，非求勝於臧孫之立悼子也，不得云有力於臧氏。臧當為孟，因上下文臧氏而誤為臧耳。力，功也，見晉語韋注。言秩本當立，立之不足以為功；羯不當立而季氏立之，則信有功於孟氏矣，謂羯必感其恩也。杜不能釐正而曲為之說，非是。昭二十八年傳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故舉之。晉語：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周語：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謂有功於王室、有功於先君也，豈謂有功過於王室、過於先君乎。

欒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引之謹案藥字古讀若曜說見唐韻正聲與療相近方言愮療治也江湘郊會謂醫治之曰愮或曰療注愮音曜愮與藥古字通故申鑒俗嫌篇云藥者療也藥石謂療疾之石專指一物言之非分藥與石爲二物故下文云美疢不如惡石又云石猶生我也三十一年傳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云藥療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藥作療正義云不可救以藥讀藥爲藥餌之藥失之莊子天地篇曰有虞氏之藥瘍也荀子富國篇曰不足以藥傷補敗藥字並與療同義藥石猶療石耳注疏說此二字皆未了

寢廟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正義曰一解条此

二字上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

有脫文

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閒雅

鼠不即以為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此為畏人故也惠

氏棟殘曰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

穴疏以為廟幽靜失之引之謹案經言寢廟多指宗廟

言之此寢廟則指人之寢室言之寢室為人之所居故

鼠不敢穴襄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

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民居寢廟獸居茂草故曰各

有攸處杜注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非也箴

言民獸各有攸處非謂人神不相雜糅此寢廟

亦謂人之所居非謂宗廟也凡宮室尊嚴謂之廟荀子禮論篇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楊倞注曰貌古貌字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呂氏春秋愼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此廟字亦指王者所居言之非謂宗廟也

沒沒

二十四年傳何沒沒也將焉用賄杜注曰沒沒沈滅之言釋文沒沒如字一音妹家大人曰沒沒貪也下句云將焉用賄晉語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又不沒

於利也。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沒。亦貪也。重言之則曰沒沒矣。釋文一音妹。妹與昧同音。昧亦貪也。二十六年傳曰。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杜注昧猶貪冒。二十八年傳曰。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敘傳苟昧權利。顏注並曰。昧貪也。重言之則曰昧昧免。昧與沒。古同聲而通用。故史記趙世家。昧奴以閒趙策作沒奴

將膚何歸

二十五年傳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杜注曰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引之謹案杜說非也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承上吾死也吾亡也而言將庸何歸則承上君死安歸而言杜并兩意為一意而以庸為用歸為歸趣失其旨矣將庸何歸者將何歸也庸亦何也莊十四年傳庸非貳乎僖十五年傳晉其庸可冀乎襄十四年傳庸知愈乎若斯之類不可悉數何歸之為庸何歸猶何傷之為庸何傷文十八年傳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昭元年傳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魯語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安知之為庸安知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詎知之為庸詎知莊子齊物論篇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孰能之

爲庸孰能也。大戴記曾子制言篇則雖女親庸孰能親女乎解者多訓庸爲用故義不可通。

一與一誰能懼我　不利子商

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家大人曰與猶當也敵也方言曰懼病也言狹道之中一以當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故下文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當亦與也二十四年傳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亦當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卽以戰鬭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

淮南人閒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是相當相敵古皆謂之與也晉語楚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言必病楚師也下文王曰天之祚楚誰能懼之言誰能病之猶申鮮虞言誰能懼我也是懼爲病也成十六年左傳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晉語懼作忠患與病義亦相近引之謹案哀九年傳利以伐姜不

利子商杜注曰子商謂宋蔡傳文子宇其不可解者有三下文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正釋此二句之義則傳意謂不利敵宋也若但云不利子商則是不利於宋與傳意相反矣其不可解者一也伐與敵不同義攻其國謂之伐兩軍相遇而戰謂之敵十七年傳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二十七年傳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此傳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是伐與敵不同也是時宋伐鄭而晉欲救之救則兩軍且相遇而戰可謂之敵不可謂之伐不得承上伐姜之文而省也乃上句言伐而下句不利子商姝無敵義其不可解者二也子固商姓然不

得遂謂之子商義爲齊姓豈得遂謂之姜齊乎徧考書傳無稱宋爲子商者而言子商謂宋其不可解者三也今案傳自釋曰敵宋不吉不吉亦不利也宋亦商也則商上之字當與敵同義作子則非其義矣子疑當作予予卽與字古人多謂敵爲與已見上下文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謂宋不可敵也此言不利與商卽是不利敵宋故傳自釋之曰敵宋不吉也予字之形似子又因下文子水位也之文而誤耳東周策秦知趙之難予齊人戰予卽與字今本譌作子漢書高祖紀楚予諸侯人之慕漢者數萬人予亦譌作子又案不可與也杜注曰不可與戰蓋誤釋爲與共之與而以戰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

爲敵戰義在其中矣越語說戰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解者皆誤以爲與其之與而增字以足之韋昭注越語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則曰不與爭蓋古義之湮久矣漢書朝鮮傳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言恐不能敵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亦是誤以爲與其之與而增字以足之。史記朝鮮傳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則又後人不曉與字之義而妄增之也。

五吏三十帥

齊人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杜注曰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引

之謹案晉之五吏具在傳中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益一司馬二司空三輿帥四候正五亞旅此晉五吏之舊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為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元司馬張老為元候鐸遏寇為輿尉籍偃為輿司馬元尉即軍尉也元候候奄即候正也上軍尉輿尉即輿帥也故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

下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
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
之新制也。此傳齊聘晉侯為晉平公則所謂五吏者
當為悼公所定。一軍尉。二司馬。三司空。四輿尉。五候奄
矣。昔武王伐紂誓師坶野。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為首。凡五。晉之五吏其遺法也。淮南兵略篇曰大論除
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此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正行五連什
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
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
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

輔。此與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五官即此五吏矣。三十帥者。師帥也。統於六正者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爲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大國三軍。師帥凡十五也。晉爲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帥。若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晉自文公作三軍。僖二十七年。其後作五軍。三十一年。舍二軍。文六年。作六軍。成三年。至悼公舍新軍

而復爲三軍。襄十四年。雖分合不常。而車徒之數則一。名爲三軍。其實六軍。故有三十師也。再以乘馬之法計之。城濮之戰。晉車七百乘。在僖二十八年。是時晉初作三軍。凡五萬二千五百人。當爲師帥二十有一。每七師而一軍。鞌之戰八百乘。在成二年。自文六年晉舍二軍。仍爲三軍。凡六萬人。爲師二十有四。每八師而一軍。平丘之會四千乘。在昭十三年。自襄十四年晉舍新軍。仍爲三軍。凡三十萬人。爲師百有二十。每四十師而一軍。此傳伐齊不言車數。以三十師推之。當爲千乘。而統士卒七萬五千人。每十師而一軍也。若下文百官之正長師旅。師旅爲官屬而非將帥。詳見前師不陵正旅不偪師下。

不可億逞

今陳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杜注曰億度也逞盡也家大人曰杜訓億為度逞為盡不可度盡殊為不辭今案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侵欲崇侈不可盈厭意與此同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誼傳曰好惡積意說見前我侯維億下意意臆並與億同是億為滿也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欒盈史記作欒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是逞卽盈也廣雅曰盈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

旣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前我庾維億下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大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盈皆滿也

鳩藪澤

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杜注曰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引之謹案藪澤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所能聚而成之也不得云聚成藪澤鳩當讀爲究爾雅度究謀也大雅皇矣篇曰爰究爰度究猶度也度山林究藪澤皆取相度之義鳩究二字皆以九爲聲小雅小弁篇不舒究之與讎爲韻則究讀若鳩故與鳩通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究藪澤

者度其出賦之多寡故下文遂云量入脩賦非以備田獵也賈逵云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見本篇正義）尤失經義

數疆潦

杜注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正義曰賈逵以疆爲彊墝埆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彊𪉈用蕡鄭元云彊𪉈彊堅者則彊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爲疆潦註云砂礫之田也引之謹案水潦所集不必在疆界且上文之山林藪澤

京陵渟鹵下文之偃豬原防隰皋衍沃皆一字平列此疆潦不應獨異鄭衆之說非也孫毓讀爲彊潦蓋纊磽之譌爾雅山多小石磝郭璞注云多礓礫釋文礓居羊反引字林云礫也說文礫小石也玉篇磽同礫力的切衆經音義卷八引通俗文云地多小石謂之礓礫是礓磽者有石之地逸周書文傳篇所謂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者也不可樹穀故計數減其租入也孫說爲長

公怨之　幸而後亡

二十七年傳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

幸而後亡家大人曰怨刺也言伯有志誣其君於君享趙孟之時賦鶉之賁賁之詩公然譏刺之以爲賓榮寵也廣雅譏諫怨也諫通作刺論語陽貨篇詩可以怨鄭注曰怨謂刺上政見邶風擊鼓正義漢書禮樂志曰怨刺之詩起詩譜序曰刺怨相尋是怨與刺同義正義以公爲君怨爲怨怒云伯有反將公之所怒以爲賓之榮寵失之遠矣

杜解幸而後亡曰言必先亡家大人曰杜以下文云子展其後亡者也故以後亡連讀謂伯有必徼天幸乃得後亡否則必先亡也不知此以而後二字連讀非以後

亾二字連讀亾謂出奔也言伯有幸而後得亾不幸則爲戮故上文云伯有將爲戮也哀二十五年傳衞侯懟褚師聲子褚師出曰今日幸而後亾杜彼注云恐死以得亾爲幸是其明證矣僖二十一年傳宋公子目夷曰宋其亾乎幸而後敗亦謂幸而後止於敗不幸則亾也以上三條皆以而後二字連讀

龍宋鄭之星也

二十八年傳龍宋鄭之星也杜注曰歲星木各本木譌作本據上注及正義改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

是龍分天之分野亦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分壽星角亢爲鄭分故龍爲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爲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慎言不及燕當別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引之謹案龍謂歲星宋鄭以歲星爲候故曰龍宋鄭之星也史記天官書云宋鄭之疆候在歲星是其證也歲星木爲宋鄭之星非以東方之宿房心爲宋角亢爲鄭也往不得其解而以東方之宿說之誤矣若果謂東方之宿豈有略燕之分星而不數者乎

遺民

二十九年傳思淺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

之遠也家大人曰遺民本作遺風此涉下文猶有先王之遺民而誤案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則傳文之作遺風甚明而今本正義云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顯與杜注不合此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唐風蟋蟀正義云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彼疏所引正作遺風故知此疏爲後人所改也漢書地理志作遺民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史記吳世家正作遺風又蟋蟀序云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義卽本於左傳遺風二字與史記杜注及詩正義所引皆合自

悳后經始作遺民而各本皆治其誤。

熙熙乎

廣哉熙熙乎。杜注曰。熙熙。和樂聲。家大人曰。訓熙熙爲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予謂熙熙。卽廣也。周語云。熙。廣也。周頌昊天有成命傳同。重言之則曰熙熙。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猶言蕩蕩哉遥遥乎哉。說見前。矣。

八風

引之謹案。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也。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賈服注並曰。八

風八卦之風是也。賈逵注見初學記樂部上。因而八音卽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爲文。杜注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其是天籟不得言爲矣。杜注昭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大戴記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卽辨音。盧注別四方。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輕重之風失之。

已篇吹壎篪之風。聲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土風謂南音。此風訓爲音之證。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亦謂八音克諧也。說見樂記淮南原道篇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遺風卽遺音故高注曰遺風猶餘聲

天又除之

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家大人曰。天又除之之字。卽指子產而言小雅天保篇。何福不除。毛傳曰。除。開也。此言子產位當

知政而世皆稱其善天又開除子產而奪伯有之魄則政將焉避子產也天又除之猶言天又啟之啟亦開也

三十一年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啟之語意與此相似杜以天又除之爲驅除伯有則於語意不合

過諸廷

三十年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杜解過諸廷曰愆期行過王廷家大人曰過當爲遇字之誤也儋括入朝而愆期遇之於廷故曰遇諸廷猶論語言遇諸塗也若如杜

注云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不當言過諸廷矣論語鯉
趨而過庭若加一字曰鯉趨而過諸庭其可乎

婦義事也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杜注曰義
從宜也引之謹案義訓爲宜不訓爲從宜婦從宜事斯
爲不辭矣今案義讀爲儀儀度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
必待人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
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
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
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
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小雅楚茨篇
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大戴禮朝

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晉語曰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楚語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又曰其智能上下比義。皆謂比度之也。說見後比義下字又通作議。昭六年傳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後議事以制下。

誰知所敝

國之禍難誰知所敝。引之謹案敝猶終也。言不知禍難所終也。歸妹彖傳曰君子以永終知敝。雜卦傳歸妹女之終也。緇衣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是敝與終同義。高注淮南原道篇曰敝盡也。盡亦終也。

與子上盟

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巳復歸釋文出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九字云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為一句也引之謹案用上盟字蓋衍文用兩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夫乃言盟耳上文子產行亦段從之子皮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曲晳氏亦是止之於外而盟於內方止之時不及盟也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官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司盟凡盟詛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傳凡言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隱七 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

蟲盟（僖二十五年）新與楚盟口血未乾（襄九年）王賜之騂旄之盟（十年）欲用牲加書曰大子既與楚客盟（二十六年）宋之盟楚人先歃（二十七年）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令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昭六年）諸侯盟誰執牛耳（哀十七年）衛大子與豭從孔悝於廁強盟之（同上又僖九年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無不殺牲歃血者其倉卒無牲則以人血代之如云孟任割臂盟公（莊三十二年）王制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定四年）是也無用牲者用珪則非盟也（僖二十四年傳）子犯以璧授公子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亦是約信而非盟也故晉語但言公子沈璧

以質而不言盟韋注曰質信也沈璧以自誓爲信白史記晉世家載此事云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說苑復恩篇亦云沈璧而盟始誤以誓爲盟蓋西漢時已不知誓與盟之有別矣韓子外儲說云咎犯再拜而辭文公止之解左驂而盟于河趙策刑白馬而盟之與此同不曰投璧而曰解左驂然則涖牲者乃謂之盟投璧不可謂之盟也杜注投其璧于河曰質信於河注此傳曰沈璧於河爲信也但云質信云爲信則非盟可知杜所據本蓋無盟字

降婁中而旦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杜注曰降婁奎婁也周七

月令五月降婁中而天明正義曰劉炫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引之謹案劉說是也月令仲夏旦危中季夏旦奎中月令季夏爲周之八月盖子嬌之葬在十九年之八月是月降婁中而旦也杜當云周八月今六月降婁中旦天明則得之矣而云周七月今五月此誤記月令故爾正義曲護杜氏而云月令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非也

諄諄

三十一年傳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釋文諄諄徐之閏反或一音之純反引之謹案諄諄眊亂也漢書董仲

舒傳天下眊亂謂趙孟年未滿五十而眊亂如八九十人也昭元年傳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杜彼注云八十曰耄耄亂也義與此同眊耄古字通呂刑耄荒漢書刑法志作眊荒。諄諄或作訰訰又作忳忳爾雅訰訰亂也釋文訰訰之閏之純二反或作諄音同。楚辭九章中悶瞀之忳忳並字異而義同。漢書五行志引此文顏注諄諄重頓之貌也失之。

高其閈閎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閎門也徐仙閎音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内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按若館門實高而庭内迫迮者即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為門石非關止盜之左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既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

禦寇賊子產爲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閎與閈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迴之未爲允當以上匡謬正俗引之謹案作閎者左傳原文也作閈者傳寫之誤也元凱從作閎之本而訓爲門允矣當矣郭注爾雅引作閈閎則爲東晉時誤本所惑師古不知正景純之誤反據其所引以规杜注非也今取師古之說而尋究之其不可通者有七凡門之高與墻相稱言門高則墻高可知門墻俱高則盜賊不能踰越故必高其閈閎而後無憂客使也而云高爲門戸非閑止盜之方其不可通一也傳云高其閈閎厚

其墻垣閎與閈同義皆謂門也猶垣與墻同義垣亦墻也邵氏爾雅正義曰閈既爲門閎亦爲門不當重見非也今易閎以閣閣爲門旁止扉之橛而閉則爲門之大名二者並稱名物固已不倫且何以振閎之屬皆置而不言而獨有取於止扉之閎其不可通二也高其閈閎謂館門高大也若止扉之閣卑之不足以爲陋高之不足以爲美何所取而必欲高之乎其不可通三也門不容車謂門小也若謂止扉太高車不能進則是礙於止扉而不入非門小不能容矣則傳當言門不通車何得言門不容車乎其不可通四也館門高大則可容車館門既容車矣而止扉太高

有礙於車則子產但毀其止扉即可以納車馬何必舍閤而毀垣致干晉人之責讓乎若館門卑小實不能容則雖止扉不高車馬亦不能入車之容不容存乎門之大小不繫乎閤之高卑而謂門不容車由於止扉之高其不可通五也杜注門庭之內迫迮不當兼言庭釋門不容車也又有牆垣之限釋不可踰越也不可踰越謂牆垣限之非謂止扉太高車不能踰之而過也郭說止扉曰門辟旁長橛也辟與闢同開也謂兩扉既開其旁有長橛以止之也蓋止扉之橛在門內兩旁門閉則插橛於地以止扉使不動若今城門既闢插木樁於旁以止之

是也。車由門閒出入。闍在門內兩旁。不當車道。雖高不礙車之出入。而云比扉又高。不容車入。其不可通六也。牢固門戶以禦盜賊。自有關楗之屬。與止扉之闍無涉。闍以止既開之扉。非以固既闔之扉也。段氏說文注謂闍閉門乃用之非是。何扞禦寇賊之有。而云門既不大。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其不可通七也。尋文究理。實不當如師古所說。善乎陸氏音義之言曰。爾雅所以止扉謂之闍。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晝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閈閎。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穿鑿。此足以糾小顏之失矣。徐仙民與具純同時。仙民東晉人。師古諱民。故稱徐仙。而所作左傳

音但音苦不音各陸元朗亦但謂讀者改左傳作各音
而不言左傳舊本作閣然則賈服諸家之本皆作閈閎
無作閣者可知左思魏都賦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
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張載注引春秋左
傳曰高其閈閎又引爾雅曰閎巷門也一曰閎門中所
從出入也太沖竝陽所據左傳字竝作閎與元凱同則
西晉以前舊本皆不誤至東晉時始有譌作閣者而郭
氏誤用之以注爾雅耳學者實事求是自當據元凱以
規景純之失何得藉謬承譌而以不誤者爲誤乎近世
通儒若惠氏定宇段氏若膺皆舍元凱之正論而從師

古之曲說竟欲以東晉時傳寫之誤字改西晉以前不誤之舊本此不可以不辨

繕完葺牆

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唐李涪刊誤曰繕完葺牆文理不葉所疑字誤遂有繁文予輒究其義是繕字葺牆以待賓客此則本書字誤爲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爲比段氏若膺曰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後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邪況此篇因壞垣屬餼士文伯誇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字字則無謂矣引之謹案段說是

也若皆毀之四字專指牆而言則不得兼言宇矣杜注云葺覆也釋文云謂以草覆牆也然則繕完葺牆者既繕完之又以草覆之耳李以繕完葺三字爲繫文案成元年傳臧宣叔令脩賦繕完亦是既言脩而又言繕完也其上三字平列而下一字總承之者內外傳中亦往往有之桓六年傳云嘉栗旨酒正義曰所祭之酒栗善味美文十六年傳云賦斂積實注實財也齊語云論比協材晉語云假貸居賄楚語云蓄聚積實注實財也文義並與此同而李以爲繫複自未曉古人屬文之例耳

威儀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家大人曰：令尹圍之威儀，本作令尹圍之儀，其威字則涉下文威儀而衍。儀謂容儀也。故杜注曰：言語瞻視行步不常。言令尹之言語瞻視行步有似於人君，非謂其有威儀也。下文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令尹有他志，而瞻視言動上擬於人君，何可畏可象之有？且下文明言令尹無威儀，則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義曰：言令尹之儀。今本之儀作威儀，顯與本疏下文不合，乃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曰：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本似君作以君，今本正義譌作似君，惠

氏已辨之。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一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以上正義。案服言以君儀，孔言用君儀，皆但言儀而不言威儀，則正文之無威字明矣。至下文引詩敬愼威儀云云，乃言威儀耳。自唐石經始衍威字，而各本皆仍其誤。羣書治要有威字，亦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漢書五行志引此無威字。

經義述聞弟十八